

# 抗戰必勝信心

## ——我的大學生活之七

●易勁秋（中華電視公司董事長）

### 趕場茶館漫談抗戰

暑假中除了鄉居讀史之外，還到南溪盤龍場去了一趟。南溪是四川富順的鄰縣之一。南溪多山，盤龍場更是在羣山之中，我們習稱爲岩上。岩上趙家是當地的富紳大族，我的二姑母就嫁在趙家。

我從沒有去過她家，恰好趙表兄來到我家，堅邀我到他家去玩。從岩上（南溪蟠龍場）回到翰詹壩，無事時仍然閱讀四史。每逢農曆一四七是永年鄉（俗名流水溝）的場期，我也去趕場。趕場通常是上午去，先逛逛街，再坐茶館，茶館裏熟人很多，天南地北，上下古今都是擺龍門陣（談天）的材料，可以隨意漫談。有些茶館怕惹麻煩，在牆壁上貼一張淡紅色紙條，紙條上寫有「休談國事」四個大字。但是你如果在那裏大談國事，也沒有人來理你。因爲茶館老闆往往不在，一兩個公師忙於泡茶滲水，他們既沒有功夫來聽，而且即使聽也未必懂，所以茶客們照談不誤。茶館坐到中午，便和三五親友到飯館喝酒吃飯。四川任何一個鄉場必然有三兩家略具規模、菜

館不錯的飯館，所以午飯一定可以吃得很痛快。飯後仍坐茶館，直到夕陽下山，人影散亂，才在晚風吹拂中緩步回家。以上是趕場的大概情形，當然有事要辦或有生意要談的人趕場，就不像上面所說的那樣清閒了。

有一天我去趕場，在茶館裏同幾位朋友聊天，有一位朋友剛從城裏回來，坐下不久便說在城裏得到確實消息，英國法國因爲德國進兵波蘭，前天（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三日）向德國宣戰了。這真是一條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引起了全茶館的客人注意，大家忙向他詢問詳情，然後紛紛議論，都以歐洲戰事爲話題。我聽到這一消息，心裏非常興奮。有一位朋友問我：「英國法國和德國打起來了，對我們會有甚麼影響？」我思索了一下說：「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訂得有所謂反共公約，國際間稱它們爲軸心國家。軸心國家是要打破現狀的侵略國家。英法是民主國家，它們是既得利益國家，希望維持現狀。這一次的歐戰，如果繼續下去，義大利遲早將會參戰，假使德義戰敗，戰爭自然就結束了。如果英法戰敗，那麼美國勢必捲入幫助英法，戰爭就有擴大爲世界大戰的

可能。一旦擴大爲世界大戰，我們和日本單獨作戰的態勢就有改變的可能，這種改變自然是對我們有利。不過軸心國家在歐亞兩洲甚至其他地區和民主國家作戰的時候，有一個國家的態度很值得注意，那就是蘇俄。蘇俄地跨歐亞，是一個大強國，它既非軸心國家，亦非民主國家。它內心的敵人自然是德日，但也未必就把英美法看成朋友。所以它最如意的算盤是坐山觀虎鬥，無論兩敗俱傷也好，一方敗亡也好，它都有漁人之利可收，都有擴張共產主義的機會。」我說到這裏，另外一位朋友問：「你看我們中國抗戰的前途究竟怎麼樣呢？」我說：「絕對是光明的，道理很簡單，我們採取的是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略，換取時間的目的在於消耗敵人，壯實自己和期待國際形勢的變化。現在歐戰爆發，國際形勢已在開始變化，將來還會變。可以斷言的是德義自顧不暇不可能來幫助日本打我們，而英美法則有變成日本敵人的可能，果然如此，那就變成我們還是同一個敵人打仗，而日本便要同幾個敵人打仗的局面，勝負之數也就毋待筮龜了。」大家聽了都認爲有點道理。我繼續說：「不過，日本

現在實力還很強大，我們要付出巨大無比的代價，才能熬到其他民主國家參加對日作戰，所以非常艱苦。而且究竟要撐多久才會變，也無法預測。因此，蔣委員長再三強調「長期抗戰！」「抗戰到底！」我們只有咬緊牙根，不顧一切犧牲，堅持抗戰到底，那就必然會得到最後勝利。」一直談到傍晚才各自回家。

## 四川全省光榮之日

看看暑假快要過完，我也就暫時結束幽靜清涼的鄉居生活，又要回到中國四大火爐之一的重慶（其餘三個是南京、武漢和吐魯番）。從翰詹壩先到富順城內廬所，小住了兩天，就到大南門碼頭雇了一條木船順流而下。瀘州，從富順到瀘州也只費了大半天的時間，沱江在瀘州流入長江，流入長江處南岸便是瀘州城，沱江北岸也是一個相當大的市鎮，名叫小市。長江和沱江合流處，長江北岸是瀘州城，南岸也有一個市鎮叫藍田壩。瀘州小市藍田壩的形勢和重慶江西南岸，乃至武昌、漢口、漢陽非常相似，不過具體而微。我走進瀘州城裏先買了一張明天早上到重慶的船票。住進了一家旅館，然後到街上走走。瀘州不僅位於兩江交會的地方，而且北有公路到隆昌聯接成渝公路，南有公路到雲南，是西南大後方兩條陸路運輸幹線——川滇公路和成渝公路的連接合點（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政府徵集附近各縣民工數萬人在藍田壩趕築完成一個大飛機場，於是更成了空運的一個大站和空軍的基地），其重要和繁榮不難想像。當時有三家電影

院，一家川戲院，這是成渝兩大城市之外，各縣市很少有的情形，旅館洗澡堂和餐廳都很多，而以餐廳為最。城內偶然看見大小汽車經過，一般交通工具則是人力車。我在瀘州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上輪船，在船上遇到兩三位中大同學，我們便坐在一塊閒談，其中一位帶有一份當天的報紙，展開來看頭條新聞標題是「蔣委員長兼理四川省主席——政院昨通過川省府改組」。「昨」是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這一天是四川全省的一個最光榮日子。

我們看了這條新聞無不歡欣鼓舞，同船的旅客也都非常興奮。我除了興奮之外，內心却有一層感觸。我想最高領袖日理萬機、軍書旁午，為甚麼還要做這個省政府主席呢？必然有不得不爾的原因，最可能的原因是少數川康軍人，不明大義，不顧大局，在大後方興風作浪，排擠傾軋。中央大度包容，苦心疏解，為免發生裂痕，影響團結，才勞動領袖自兼四川省主席。言念及此，不勝感慨。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眺望長江兩岸風景。下水輪船真够快速，沒有多久就過合江，接着又過江津，又過了一些時候，便看見江心一山突起，那就是著名的小南海了。小南海和小孤山（姑）山頗有幾分相似，這兩座長江江心的山，我都從船上遙望過，却沒有攀登過。小南海有多高多大無法估計，不過看得很清楚有小木船多隻停靠山下碼頭，從碼頭上山有一條石梯路，山上有一座廟，遇圍樹木蒼翠，頗具江山勝景。我心裏想將來要找個假期專程到此一遊，才不同於一般燒香拜佛的俗客，只恨世事變化太大太快，至

今竟未能如願以償。

## 大師級的教授陣容

到了重慶市區看見都郵街冠生園門口並排懸着四個紅燈籠，每個燈籠上面有一個金字，聯接起來是「仲秋月餅」四字。那時重慶的天氣還很燥熱，如果不是這四個字提醒，真想不到又是秋天了。當天轉到沙坪壩學校，找到了宿舍床位和行李書箱，把床鋪好。沙坪壩校舍較柏溪分部早蓋兩年，房屋還不如柏溪分部高大，床鋪與床鋪間的空間也較狹窄，令人有侷促之感。

第二學年開始，法學專業課程增多。何義均先生講憲法、芮沐先生講民法債篇、張慶楨先生講刑法。另外還有選修課程，例如西洋史、第二外國語等。西洋史一課是沈剛伯先生講授，因為選課的同學多，所以排在一間可容五六十人的大教室上課。教室雖大可是總覺座位不夠，第一堂課有兩位同學因為爭座位吵起架來。其他教授上課，手裏提着皮包，至少也要拿一本書，或一些參考資料，或講稿等，只有沈剛伯先生很特別，他每次上課，兩手空空，一襲長袍，從不攜帶書籍和參考資料。他講話帶有湖北武漢地區的土音，如像「今日」說成「今二」，「木已成舟」說成「夢已成舟」等等，但很容易懂。他講西洋歷史，如數家珍，娓娓動聽，全教室一片靜肅，遇到他偶然講一兩句幽默話時，則又哄堂大笑。我從第一課開始寫筆記，一直記到最後一課，後來把筆記翻開從頭看一遍，簡直綱舉目張，條分縷析。歷史上發生重大事件的年月，有的甚至日期都記

得清清楚楚。如果把文字予以充實修整，加上附圖附表，便是一部完整的西洋通史。由此可見，沈先生不僅把全部西洋歷史融會貫通，記得滾瓜爛熟，而且長於組織安排和言詞表達。聽他講課自始至終興趣盎然，惟一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時鐘走得快了一點。他偶爾在黑板上寫幾個字，鐵畫銀鉤，極為飛舞，一望而知毛筆字頗有功力，但就沈剛伯先生而言，已是餘事了。當時名教授甚多，除沈剛伯先生而外，還有講授社會學的孫本文先生，講授哲學的方東美先生，講授心理學的艾險舟先生，講授中國文學的盧翼野先生，講授地理學的沙學浚先生等等，都是大師級的教授。記得有一天我和兩位同學在環山小馬路上走，走到靠近飯廳地方，迎面來了一人，中等身材，年齡大約四十上下，頭髮長而不很整齊，身穿藍色長袍，足登革履，衣領上的扣子不扣，裏面露出白襯衫領，領口並且結了一條紅領帶，好像戴有眼鏡（記不大清楚了），我看了覺得奇怪，我問兩位同學：「這是甚麼人？」一位同學說：「你連這人不認得嗎？未免孤陋，他就是名畫家徐悲鴻先生。」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國畫大師徐悲鴻教授。

### 落水丟鎗知名同學

在同學中除了前文提到過的幾位之外，這裏還要談談另外幾位。和我同時入學的政治系三〇級劉達人兄，他是貴州世家子弟，秉性長厚，態度謙和，我從沒有看見過他以疾言厲色對人。他讀書很用功，但不是讀死書。我們相處很好，至

今還是好朋友。政治系三二級有一位冷紹焯兄，在他進中大以前，我已久聞其名，只是沒有見過面。何以久聞其名呢？有一段小故事，現在略述於下。民國二十五年夏季，我在成都學生集訓總隊受訓，總隊長康澤將軍，總隊下轄五個大隊，每大隊轄三個中隊。我被編在第五大隊第十五中隊。第五大隊駐文廟街聯中的校舍，因為校舍不能全部容納，於是把我們第十五中隊第三區隊分駐在文廟旁邊一個小營房。那年夏天成都特別熱，我們每天接受三操兩講外加升旗降旗的嚴格軍事訓練，晚點名以後，精疲力竭，萬念俱消，草草洗個冷水澡，走進宿舍，倒頭便睡。有一次全總隊行軍到新都去打野外，我們每人全副武裝，背上揹着背包，右肩上揹一支步槍，兩脅分別掛着水壺和乾糧袋，從南教場出發，穿城出北門走到新都。成都到新都的公路是二十公里，加上由南教場到北門大約有四五公里之譜。我們到達新都城，已經是饑熱交迫，疲累不堪。縣政府和縣黨部特地在一處廣場為我們舉行歡迎會，盛意自屬可感。祇是我們遇上從辦公室裏走出來的地方黨政首長等人，好一似以疲憊之師當新羈之馬，主客之形，已不相如；加以以上臺演講的先生們，個個能言善道，滔滔不絕。我實在沒有聽清楚聽些甚麼，最後由總隊附楊達上校致謝詞，歡迎會才告結束。當天晚上我們在新都城外的寶光寺宿營。寶光寺不僅是川西一大廟宇，即在全國各地也是第一流的大叢林。廟貌莊嚴寬敞，迴圍古木參天，與桂湖同為新都的兩大名勝。我們全總隊兩千多人住進去，還並不覺得很擁擠。第二天打

野外，我們第五大隊要越過昆河的一條小支流，但是那條寬不過十多公尺的小河上，只有一條闊約三十公分，厚約幾公分的木板橫攔在兩岸，算是臨時便橋。那幾天新都一帶下過大雨，溪流水很混濁，水位也較平常為高。我們從那條木板上小心翼翼的走過去，到前面一個樹林邊，大隊長命令就地休息一下，等後續隊伍到齊再走。我們正在休息，忽然聽到後面的人說：「剛才有位同學過便橋的時候，掉下河去了。」我們忙問：「是那位同學？救起來沒有？」過了一會兒，後面陸續來到的人才答復了我們的問題：「是冷紹焯同學掉下河，現在已經救起來了，只是槍丟掉了。」我說：「槍呢究竟還是第二生命，只要第一生命保住就好了。」從那時起我就知道冷紹焯兄的大名，可是一直到了二十八年秋天他進了中大，才第一次見面。記得見面的時候他自我介紹說：「我叫冷紹焯。」我忙說：「久仰得很！久仰得很！」以後同學三年，經常在一起。民國七十六年夏天紹焯兄伉儷回國，下榻重慶南陝大同之家樓上，有一天上午楚崧秋兄伉儷和我同去看望他們，寒暄已畢，我又談起到新都打野外他掉下河裏那件往事，彼此都笑了，他說掉下河裏那支步槍後來也經當地老百姓撈起送還給他了。

楚崧秋兄也是政治系三二級的同學，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沙坪壩校本部一幢宿舍裏，好像是曹澤清兄介紹認識的。我對崧秋兄第一個印象是聰明英俊，富有才華，他有一個特點是說話較慢，這也正好可以看出他講話要經過較多的考慮。我們以後成為很好的朋友，在同學三年中，也是

經常在一起的。更難得的是我們後來又會再度同窗，至今還不時聚首，閒話當年。同學好友當然不止本文提到的這幾位，其他還有很多，限於篇幅不能一一記述，但我內心經常都在懷念他們。

### 嘉陵江畔不醉無歸

冬天來了，雖然重慶很難看見下雪，但在嘉陵江畔，到了晚間有時也相當冷。涂廷凱、文成忠諸兄和我，偶然在寒夜相邀到中渡口小館去，吃滷菜喝酒。那家小館除了滷菜之外還有炖羊肉湯和炖羊雜湯，喝酒之後，一人吃一碗炖羊肉湯，感到非常和暖舒適。有一次廷凱兄和我都喝得頗有醉意，走回宿舍時步履踉蹌，於是有一位同學扶他回宿舍。我本來不需要別人扶，但承同學們的好意怕我跌倒，也扶我回宿舍。過了兩三天，有一晚上又出現同樣的情形，這次喝醉被扶回宿舍的除廷凱兄和我之外，還多一位成忠兄。這兩次都被曹澤清兄看見，當場他沒有說甚麼，第二天，他到我們宿舍來閒談，他面帶笑容，態度誠懇的說：「你們常常像宋太祖盃酒釋兵權一樣『家家扶得醉人歸』，究竟還是不太好。」我們對他這樣的規勸，都由衷的感激並且接受，從那次以後我們雖然偶爾仍去喝酒，不過再沒有不醉無歸了。

二十九年春初，有一天上午蔣委員長蒞臨沙坪壩重慶大學運動場向沙盜區各大專和中等學校學生訓話。羅家倫校長和各校長站在司令臺旁邊迎候，首先來了幾輛汽車下來的是便衣警衛人員。過了一陣，中央團部組織處處長康澤先生來了。

又過了一陣，魚貫而來三輛黑色轎車一直駛到司令臺旁停車，號兵早已吹過立正號音，全場肅立恭迎。蔣委員長着深黃色呢中山裝，頭戴呢禮帽，下車後和排列一線的各校長一一握手，然後緩步登上司令臺，號兵吹過稍息號音，接着會場指揮官發立正口令，向蔣委員長報告實到聽訓的單位和人數，報告完畢敬禮後，又發稍息口令。這時全場靜肅無聲，只有司令臺後面旗桿上那面國旗被風吹得啪啪作響。委員長開始訓話，聲音從擴音器傳送出來，非常清楚響亮。訓話內容要點是勉勵青年學生要努力求學，同時要關心國事。抗戰一定能夠贏得最後勝利，大家要有信心。更要想到建設的重要，大家將來都是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幹部，因此要以建設國家為己任。委員長訓話歷時大約三四十分鐘，然後在全場立正恭送之中，登車離去。

羅家倫校長經常邀請黨國大員或學者名流來校演講。依聽講人數的多寡，可分三種規模。第一種是在飯廳舉行總理紀念週中演講，二三四年級同學絕大多數都參加，人數在一千以上。第二種是在飯廳左下方合作社的食堂舉行，可容聽眾兩百人左右。第三種是在文學院大教室舉行，可容聽眾數十百人之譜。據我記憶所及，在飯廳演講過的有于右任先生、衛立煌將軍及張治中等。于右任先生講話陝西土音較重，衛將軍講話口齒清楚，記得他敘述在前方和日寇作戰，他做韓信用背水陣，結果獲得勝利，言下頗為得意。張治中講委員長的日常生活，大家聽得很有興趣，但不是因為他講得好，而是題材好，因為同學們非常

敬愛最高領袖，所以對於他的生活起居，都感到關切。張治中談到委員長喜歡吃奉化鄉下做的一種筍子，偶然有鄉人從浙江來帶一些送他，他很高興。當時我不知道是甚麼筍子，怎麼做法？現在回想起來可能是寧波油煙筍，因為油煙筍脆嫩清淡，是下稀飯的好菜，而且有裝罐筒的，所以才能從浙江帶到重慶。在合作社食堂講演過的有王秉鈞先生和李惟果先生等。王秉鈞先生操河北口音，講話簡單明瞭，沒有廢話。李惟果先生更是嫻於辭令，他一開口便能吸引聽眾，亦莊亦諧，滔滔不絕。我以前不知道李惟果先生，聽過他的演講以後，深感欽佩，打聽之下才曉得他曾任中央大學政治系主任，時任委員長的秘書。我心裏想，看他的外表不過三十出頭，擔任中大政治系主任至少是三幾年前的事情，那豈不是才二十幾歲嗎？在文學院大教室演講過的有徐堪先生、衛聚賢先生和郭沫若等。

### 三八婦女節的鬧劇

女同學們為了慶祝二十九年三月八日的婦女節，忙了好幾天，從事各項準備工作。七日下午把寫好的慶祝標語張貼在松林坡各處顯目的地方。標語內容大致都是「慶祝三八婦女節，要擁護政府抗戰到底。」一類簡明有力的文字。標語紙有紅黃藍綠各種顏色，字是毛筆寫的，一手柳字甚為好看。三月八日一大早有人發現飯廳大門柱上那張標語上的「三」字正中多了一豎，當時很詫異，以為是寫字時的筆誤。後來又看到環山小馬路旁一根電線桿上貼的一張標語「三」字中間

也多了一豎，再繼續看幾張，竟至沒有一張的三字的中間沒有多一豎。同時細看起來一豎的筆迹墨色和三橫不大一樣，這才察覺到不是筆誤而是貼好以後有人趁夜間加添上去的。發現的人急忙去告訴主辦的女同學們，她們聽說後趕快出來看看，果然所說不虛，於是大為忿恨。經過一番商議，決定向訓導處和總務處交涉。訓導總務兩位處長據報後也極其震怒，一致譴責這種缺德的人，立即吩咐下面的人員分頭去查，一俟查明如係本校學生或工友；定予嚴懲不貸。一般男同學知道這件怪事之後，也一致感到奇怪，都認為堂堂最高學府絕對不應該發生這種幼稚下流的事情。大家議論紛紛研究如何查法，有人說松林坡四通八達，任何人都可以來去自如，假使是外面的人來拆的爛污，事後早就跑了，現在到那裏去查？有人說昨晚晚上負責巡邏的校警應該發現有可疑人物在校區來去，總務處應該問校警隊長；說來說去始終想不出一個有效的辦法。這一無頭公案後來究竟查出嫌犯沒有？因為久無下文，慢慢的也就被大家遺忘了。

### 八路襲擊國軍真象

五月初旬有一天上午大約九點左右，我和中大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同志們按照分團部的通知，到重慶大學教授會附近一塊空地集合。這塊空地三面是竹籬，一面對着稻田，相當僻靜。我們到了一看，重慶大學和省立教育學院的同志們也都來了。重慶大學體育專修科主任程登科先生（可能是重大分團部主任）站出來發口令，把

在場的同志們臨時編組一下，站成講話隊形。等了一陣，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先生蒞臨，程登科主任叫「立正」，並向康澤處長敬禮，康處長答禮。接着叫人把帶來的一種文件分發每人一張，然後開始講話。康澤首先說明今天就誤大家一兩個鐘頭上課時間，是爲了要向大家報告一件報上沒有透露的大事。他轉頭告訴回來的一位秘書型人物，把剛才分發的那張文件宣讀一遍。原來那張文件是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應欽、白副參謀總長崇禮致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電報，內容大意是勸告他們統率的軍隊，不要襲擊友軍，不要破壞抗戰。在國家存亡，民族絕續的嚴重關頭，勿再槍口向內。這篇電文前段是列舉第十八集團軍某部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在某地襲擊某部友軍，造成友軍若干官兵傷亡與武器彈藥的損失等。所述第十八集團軍此種偷襲友軍的行動竟多達十餘次。而且好幾次都因爲他們襲擊友軍，使友軍疏於防備日軍，以致遭受日軍的突擊造成嚴重的損失和陣地的失陷。

第二段剖析時局與抗戰前途，第三段呼籲第十八集團軍全體官兵和所有友軍同仇敵愾，並肩作戰，萬萬不可再有親痛仇快之舉。理直而措詞誠懇，是用文言寫的。我們看了才恍然大悟，原來新華日報和左派報刊描述十八集團軍如何英勇抗戰，戰果如何豐碩，那僅是片面的誇大宣傳之詞。當天聽到的這些情形才是真的一面。康澤處長接着又補充說明一些十八集團軍在北戰場不打日軍，專打友軍的事實，而且常常惡人先告狀，對外宣傳攻訐被創的友軍。例如張蔭梧將軍「磨擦專家」的外號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被十八集團軍人員送給他的。康澤處長最後很沉痛的說：「希望十八集團軍朱、彭兩人接到何總長、白副總長的電報，能够接受勸告，嚴厲制止所屬部隊再作襲擊友軍的行動，正心誠意，共同抗日。如果仍然陽奉陰違，倒行逆施，那是他們自絕於全國同胞了。」康澤講話完畢離去後，我們解散，在走回學校途中，大家對十八集團軍部隊喪心病狂的行爲，莫不表示痛恨。（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